恭讀 總統手著「國父建黨六十年紀念詞」後

馬延齡

遠在六十年前的中國是由滿族執政，我們黃炎子孫—漢族都是在「高壓」「懷蹂」政策下生活着，當時，政治腐敗，國弱民窮。自從鴉片戰起，於是中法戰爭、英法聯軍、八國聯軍、甲午之役等等喪師辱國的外侮接踵而至。致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無形中淪入了次殖民地的地步。羅家倫先生在「新人生觀」一書中有一節是叙述「弱是罪惡，强而不暴是美」的理論，這就證實了 領袖 蔣先生在紀念詞中所說的：「清廷急弱的國勢，招致了列强瓜分中國的危機」。六十年前，眼看着列强都是以軍事、政治、外交、經濟……種種不同的策略來侵略中國，而清政府也到了無力抵抗生死兩難之境，於是一班有血氣，有肩膊，有熱忱的中華兒女，都風起雲湧地從事革命，我們 國父以先知先覺者的姿態，領導着全國所有的不甘做奴隸牛馬的志士，於民國十八年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的十月廿四日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以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國，創立合衆政府」爲目標，寫下了六十年黨史的第一篇，民前七年（一九〇五）在日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，團結海內外的同志，經過十次光榮的失敗，終於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在武昌起義，辛亥革一命役中，中華民族興起了互古未有的狂瀾，而一舉推翻了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創立了民主共和的大中華民國。至民國元年改組爲國民黨，民國三年又改爲中華革命黨，民國八年始改爲中國國民黨，內部改組至民國十三年完成，以三民主義爲黨的中心信仰，以世界大同爲黨的奮鬪目標。

領袖 蔣先生在紀念詞中提到國父建黨的宗旨是恢復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，實行三民主義。而最重要的一項是保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我們大家知道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，在社會上謀生，一定要有相當的技能與學識，假使沒有學識與技能的人，就無法在社會上立足，甚至要被淘汰掉！國家也是如此的，一個國家之沒有文化，和一個人沒有學識一樣，一個沒有學識的人，要被社會淘汰，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，也同樣的不能生存在世界列强之中。

根據中國歷史的記載，宋亡於元，明亡於清。我們知道南宋與明朝的君主都是漢族，而元朝與滿清的君主都是異族。在異族統治中國的時候，因爲我們漢族文化有着數千年的悠久歷史，不但

沒有蒙古化和滿族化，而且把蒙古族滿族通通漢化了，這就是我們文化優秀一個顯明的例子，自從三十八年共匪窃據大陸以後，我們中國的優良文化在鐵幕裡已經蒙受到空前的汚辱，共匪的階級鬪爭，新婚姻法、酷刑、殘殺、侵略等等倒行逆施的暴行，其目的是要認賊作父的來摧毀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，我們如果要維護這數千年的文化傳統，必需先要爭取反共抗俄戰爭的勝利，如此才不負 國父建黨的初衷。

領袖 蔣先生說 國父建黨的目的，是在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與東亞各國平等合作，共策世界和平，並且開發其富源資源，提供其廣大市場，以貢獻於世界人類的幸福。西方有句話這麼說：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」 國父把滿清專制推翻，建立了獨立自由的新中國，現在又遭逢到鐵幕封鎖大陸的空前難關，就是領袖在紀念詞中說的：「今日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時代，是一個空前偉大的時代，陳列在我們面前的使命，是一個莊嚴無比的使命。」 創造易而守成難！自由中國的每一個同胞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代裏，絕對不能渾渾噩噩，應該在這國運從亡續絕的關鍵上，臥薪嘗膽，枕戈待旦，在英明 領袖領導之下，爲國效忠，勇敢地來擔當起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」的重任，以完成復國大業。

「和平，是不能建立在飢餓上面」，這句話是眞理。俄國大文豪黑格爾說：「中國將近兩千年沒有歷史」。初聽此語，深覺荒乎其唐，我們應該在此冷靜地想想，從漢朝以至明清，中國歷史上的君主，你爭我奪，連年戰禍，而政治、科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毫無改革，甚至於沒有絲毫進步，人類文明沒有進步，也就等於沒有歷史。諸位請看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不過百餘年，其國家進步情形如何？再看美國獨立運動以後不到兩百年，其進步情形又是如何？以阪圖來說，中國不比世界其他國家小，人口四萬萬五千萬，數字之龐大更是驚人，一個地大物博，富源極多的中國，爲什麼不能成爲一個民有，民治、民享的富强國家呢？最主要的，因爲中國民生凋蔽，不能在安定中求進步，政府是常年屢月的處於內憂外患的厄境中。人民都在飢寒交迫的情形下不能安居樂業。從辛亥革命以後，護法之役，討袁之師，各省軍閥據割地盤，西安事變，抗日戰爭，自民國肇興以後，四十年來幾無寧歲，再加上共匪禍國殃民，陷生靈於塗炭之中，更是罪大惡極！

領袖在紀念詞中鄭重提出：「共匪是以愛國來實行賣國，利用自由來毀滅自由。」其實，强敵並沒有什麼可怕，惟有內奸，才是國運上一個致命的毒愫。我們如欲使中國轉危爲安，轉弱爲强，就應該遵循着 國父的建國方略，建國大綱，和三民主義的指示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拿出萬衆一心，同舟共濟的精神來，團結在一起，發揚民族正氣，消滅奸匪。

中國是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

爲立國的張本，而朱毛匪幫則是以鬬爭製造獸性，以仇恨製造暴力，來摧殘我們愛好和平的天性。在這氷炭同爐兩個極端矛盾的現象之下，我們應該辨別是非認清敵友予共匪以嚴重的打擊，胡偉克先生在某一個晚會上說過：「我們反攻，並不一定需要美援，只要克難成功時，我們還要援助美國。」這句話正可用作我們自力更生的準繩，以期反共勝利。更相信我們　國父手創的中國國民革命黨的革命成敗，是與中華民國的興亡具有不可分性，我們尤應深信「三民主義要戰勝一切」人人能够這麼堅苦卓絕地努力，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。

工作的配合

小屯

在下不才，自出校門迄今，亦已八九年了！歷來也曾在工商界轉了幾圈。談不上什麼工作經驗。但愚者千慮，終有一得，發現我國社會上有一大缺點：——不配合；即洋人所謂的 Coordination，我們沒有做到。無論在各層公私組織中，僅極少數，甚至沒有談得上做到配合二字的。譬如說各項運動遊戲，常常有個人技術極佳而團體成績極惡劣者，誰都會批評說：「這些人不合作！」但是，一旦輪到自己的頭上，可就要出毛病。

爲什麼會不合作呢？基本原因在我們沒有懂得「合作」二字的眞義。一般錯誤觀念是把合作當作幫忙。其實二者截然不同。幫忙或幫助，是在一個人能力所不逮時，須另一個人協同完成其工作。合作則爲：在一件集體創作中，各人各有職司，應各盡其職責，而相互間取得必要之聯繫。　國父孫中山先生教訓吾人以「分工合作」，正是這個意思。舉例來說，製造一金屬機件，通常先是設計，次之爲製木型，再次爲翻沙澆鑄，最後爲毛胚加工，方能完成一可用之件。這幾步工作決非一人所能獨自完成，而完成之件其良好與否，又非僅繫於一人之工作，蓋其中任何一步，略有疏忽，其結果必不圓滿。所以說，這件機件是數人合作的成果。從欲將該機件搬運時，如一人搞不動，則須另一人來相助，這就是幫忙了！反之，教設計的人去翻沙，教翻沙的去加工，不是做不好，就是變成越俎代庖，弄成一團糟。然而這正是我國社會中常見之事。

在一個工廠內，時常發生部份吵嘴的事，正表示了他們相互間工作上有不調和不配合的地方。所以，一個組織的健全與否，端視其組成份子對該組織的共同目標，是否澈底明瞭？對其應負職責是否認識清楚？

推而廣之：一個經濟社會是否健全，當視各業（工商業）間是否配合；一個國家是否强盛，則視其政府組織是否健全，即各級政府機關能互相配合，而不各自爲政，沒有民無適從的紊亂現象，則我們對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，當深信無疑！